

名编辑随笔丛书

刘杲主编

杯边秋色

弘征随笔





弘征 随笔

秋色



编辑
随笔

刘杲 主编

丛书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杯边秋色:弘征随笔/弘征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 11

(名编辑随笔丛书/刘杲主编)

ISBN 7-5080-1426-X

I. 杯… II. 弘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70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625 印张 227 千字 2 插页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1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刘 果

华夏出版社出版一套编辑的文集——《名编辑随笔丛书》，作为出版界的同行我很愿意为之写几句话。

编辑是编书的。编书要懂得编辑业务。这还不够。书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因此编辑还要懂得书的内容。除编辑业务之外，还要懂得一门或几门其他的学科。例如，编文学图书的编辑要懂得文学，编经济学图书的编辑要懂得经济学，如此等等。否则，编辑无法与作者交流，也无法选择、判断和加工书稿。有人以为，当作者难，当编辑容易。这实在是误解。没有作者，不会有好的书稿，这是事实。没有编辑，有了好的书稿也不会成为好的图书，这也是事实。从书稿到图书，编辑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劳动，拾遗补阙，条理规范，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极力追求内容的完善和形式的完美。所以编辑的劳动也是创造性的劳动。编辑的贡献是以懂得编辑业务又懂得其他学科为基础的。有些编辑远远不只是“懂得”，他们达到了既精通编辑业务又精通其他学科的高度。他们之中有些人本来是专家、学者、作家，逐渐熟悉了编辑业务；有些人本职是编辑，逐渐成为其他学科的专家、

学者，或者作家；还有些人博学多才，属于难得的“杂家”。总之，他们既是编辑，又是专家、学者、作家；不仅能编书，也能写文章、写书，两边都是高手。他们既当编辑，又当作者，一身二任，相得益彰。

大家都知道，提高图书的质量先要提高编辑的素质。为了提高编辑的素质，我提过“编辑学者化”的建议。编辑不一定都必须是专家学者。但是，向着学者的目标努力，不断增长学问，总会只有好处。一般说来，编辑学问的高低同他联系作者的层次的高低成正比，同他经手组织、加工书稿的成就的高低也成正比。我是这样想的。不料一位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对我的建议提出异议。他说，现在有些编辑很不安分本职工作，社里的编辑工作不好好做，却埋头搞个人的研究和创作，一心想当专家学者。都这样搞，出版社怎么办？你能不能把提倡“编辑学者化”改为提倡“学者型编辑”？他的话不无道理。不过我以为，解决他的困难主要的不在于这个提法的修改，而在于编辑职业道德的树立和敬业精神的发扬，还离不开有效的管理。

正是因为有前面说到的情况，所以我对《名编辑随笔丛书》的出版有着不同于其他读者的更大的喜悦。首先得肯定这套丛书本身的成就，它是我们的文化的百花园中又一丛绚丽多姿的鲜花。它带着芬芳，带着露珠，生气勃勃，招人喜爱。除此之外，对我来说，更大的喜悦还来自它所提供的例证。《名编辑随笔丛书》的出版再一次证明，我们确实有一批忠于职守而又才华出众的编辑。他们既是编辑，又是专家、学者、作家。他们既善于编书，又长于研究和创作。他们既勤勤恳恳做好编辑工作，又不断捧出自己在学术文化上研究和

创作的成果。在出版界，这样的同志岂止他们六位，在老年、中年、青年中间都有不少。这样的同志越多，出版界就越有力量，越有希望。

人们常用“为人作嫁”比喻编辑工作。从做编辑的人甘于奉献这一点来说比喻是恰当的。多少年来，无数的编辑以消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用一件又一件花团锦簇的嫁衣装扮了一位又一位新娘。好比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奉献精神。不过这比喻细想起来又多少感到有一点点哀怨。秦韬玉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千古名句本来就带有浓重的哀怨。可是我从著名编辑家叶至善同志口中听到过另一种昂扬的声音。在中国编辑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讲过这样的意思：他不大赞成说编辑工作是“为人作嫁”。他说他就是喜欢做编辑工作。原因有两个，一是能满足“求知欲”，二是能满足“创造欲”。我觉得，《名编辑随笔丛书》的作者们和叶至善同志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如今“明星”们出书热闹异常。为“明星”和非“明星”的出书而辛辛苦苦作“嫁衣”的“贫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出书呢？我看应该当仁不让。“天生丽质”而又“养在深闺”的“贫女”，一旦嫁衣穿在身上，其飘逸潇洒、光彩照人恐怕不会在“明星”之下。

1997年10月21日深夜于北京方庄

我看弘征

蒋子龙

我想当然地认为“弘征”是个笔名。可又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

既不知其姓甚名谁，却又引以为朋友，相交近二十年。

弘征正是这样一种朋友：无须拘泥于虚礼矫情，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可以几个月乃至一年半载地不通音讯，只要通音讯就没有隔阂，可以有话直说，坦诚相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弘征就是一位谦谦君子——诚厚、牢靠、饱学。

任何文人聚会，总是抢话说得多，想语惊四座的多，能长时间地坐在一旁静静地听、静静地笑的唯有弘征。也许在参加聚会的人中又唯弘征最有学问。

他绝不张扬，哪怕是在以他为主的场合，听他讲话也如同读他的书，不能心浮气躁，得稳住神静下心，才能听出味道，读出收获。他面目良善，语言有味，自古贯今，专精博涉，你会感到他的学养底蕴深厚，身上有一种平和的传统的文化特质。

有才而性缓。性缓的人往往执著、有韧性、有耐力，于是成全了一个多才多艺的弘征——致使他在诗、随笔、诗论、

古诗今译、金石篆刻、书法、编辑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诗——体现了弘征的诚。他是一个精诚严肃的诗人，诗集出的不算多，但没有滥作，曾被钱君匋老先生誉为“有唐人风”。

治印——体现了他的灵，灵逸豪犷，破法有法。

书法——体现了他的正，圆润雅正，字如其人。

诗论——体现了他的深，提玄勾隐，凝重峻拔，时有精深之见。他翻译解析的司空图的《诗品》，他编选译析的《唐诗三百首》，雅俗共赏，口碑极佳。

弘征的随笔则体现了他的博——吐纳前人的知识，融汇自己的思想，睿智博雅，蕴藉自然，深具文化根性。也许跟他身上的书卷气有关，他的随笔常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艺术精神。有才但不滥情，清逸的意趣和情致藏在淡逸古拙的文字中。博学不孤高，静雅不艰涩，逸兴不浮滑，条畅不粗浅。

弘征有才而性厚，多智而无锋芒，一个信实的现代夫子。

1997年7月于天津

弘征这个人

龙应台

好像是罗兰吧？罗兰离开大陆到台湾时是个小女孩。四十年之后她回到家乡，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向她走来，分明是她当年熟识的一个长辈；她脱口称呼“某伯伯！”被呼“伯伯”的人一脸错愕，因为他其实是“某伯伯”的儿子，比罗兰还小几岁。

罗兰自己让自己给搞糊涂了。回到老家，回溯时光的隧道，她忘了自己增添的岁数，眼睛回到小女孩的身上，把实际上和自己同龄的人称为“伯伯”了。时光开了她一个小小的玩笑，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玩笑。

我也差点称弘征为“弘老伯”了，为一个同样荒谬的原因。在与弘征认识之前，除了书信往还，我们通过好几次电话；在电话中，我对他毕恭毕敬，以晚辈对长辈的礼数相应。

我当然并不知道他的岁数，但即使他是个比我小廿岁的青年人，我仍旧会在电话上对他行晚辈之礼，原因很简单：他说话带湖南腔。在我不自觉的意识里，湖南话是父亲的语言。从小长大，凡是讲话带湘音的都是我的父执辈。必须是我的父执辈。

所以第一次踏上湖南的土地时，我简直大惊失色，不知

所措：这儿满街走着说湖南话的人，把我整个思维系统给搅乱了，好像指针往逆时针方向行走。

我知道我得把自己对湖南音的感觉拧过来。但是，多困难啊；在电话上，我还是一听见是弘征就恭敬起来。

见到他面时，发现他只比我大个十来岁，不算什么“父执辈”。可是他的湘音很难抵抗，我仍旧以“您”尊称他，并且还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呼出“弘伯伯”，像罗兰的错乱一样。

一直到真正熟悉了，而且发现和我同龄的人也直呼其名，我才逐渐克服了湖南话对我的巨大魔力，解咒了，开始称他“弘征”。

到弘征家午餐。他介绍屋里两位女性：这是杨芹，这是凌翩，然后迳自去张罗酒。我这个台湾人坐在那儿纳闷，看样子是你的女儿和妻子，可一个姓杨，一个姓凌，你嘛又姓弘。三个人三个姓，到底谁是谁的谁呢？看来大陆人在这方面比台湾人还解放；三个人是三个独立的个体，谁也不属于谁，太神了。

当然，我还不知道弘征姓杨。后来人家笑我：“弘征当然是笔名，哪里有人姓弘的？”我说，那你就知道了。在台湾人的印象里，大陆人姓什么都可能。地大人多，少数民族都数不清。

弘征的酒张罗来了，嗨，够气魄，是一整个酒坛子，提起来喝；黄酒。问我喝不喝，能不能喝。我喝酒有两个条件：天不黑不喝，人不投机不喝。是大白天的午餐，自然不喝。

可是夜晚来了。我们在长沙开往吉首的夜车里，目的地是沈从文的凤凰镇。火车穿过湘乡的野树荒山，驶过楚地的层层废墟，在茫茫黑夜里震动大地。我们在晕黄的灯光里饮

白酒。车子的晃动使酒瓶滑往桌沿，扶好，再倒。弘征开始两颊泛红，两眼发亮；只因在火车里，否则他要吆喝拿笔拿墨，想写字了。

酒兴高昂时，他平时谦逊温让的姿态几乎就被一种飞扬跋扈取代；在众人围观下，跨步稳站，提起大笔，俯身一挥而就。毛笔蓄满了酒的滋润，直逼纸上。

没有人陪他喝酒时，再好的菜色也只见得他的落寞憔悴，一边坐着不吭声。“你知道那个好酒的张东谷吗？”我于是问他。山人张东谷，酒徒也。在张岱家作客，见主人不嗜酒，非常失望地抱怨：“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

再碰上一桌人不但不懂得“吃酒”，连辣椒都不会吃的时候，没办法，弘征就更失魂落魄了。他独自叫一小碟辣椒，幽幽吃着。那寂寞的光景，简直就像个离乡背井的忧愁诗人。

唉，弘征，你还是少来上海吧。上海人就是“菜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的文明人，辣椒更别说了。可是弘征单为我来一趟上海。上海的出版社出我的书，为我举办签名会，他身为湖南的出版人，却来为我站着翻书三小时，毫无门户之见，更无屈尊之感。在机场送别时，我以西洋人的礼节拥抱他一下，感觉他在我的拥抱下全身僵硬，使我赶快“松绑”。知道他完全不适应西式的热情。可是他的热情实实在在。“桃花潭水深千尺”；潭水深时水面最静吧。

这样一个人：受传统私塾教育，启蒙书是“唐诗三百首”和“声律启蒙”；能写旧体诗和新诗，能篆刻、能书法、能写散文但不懂任何外文、没有任何西方经验。而我，是个

对传统国学半生不熟、对西方文化却浸淫已久的人。我们之间的交集点在哪里呢？是什么，使两个背景迥异的人竟然可以在夜航船中煮酒论文？

我想是他的纯粹。现实里的种种残酷竟不曾腐蚀他的本质——那个在私塾里熟读古书、勤练柳公权、年年得“案首”的聪慧少年的本质。经过了变幻莫测的翻云覆雨，走出来仍是端端正正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仍旧发出“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的天真的疑问。这种幸存的纯粹气质贯穿他的散文；衬托他的人，尤其在两坛酒之后，更加焕发。

1997年8月于法兰克福

目 录

我看弘征	蒋子龙 (1)
弘征这个人	龙应台 (3)

展 痕 旧 梦

沈从文召我到边城	(3)
竹筏讴歌泛武夷	(8)
“皇村”思絮	(13)
大熊山纪游	(16)
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21)
华夏始祖之陵	(24)
秋色赋	(28)
童年情结	(30)
私塾回眸	(32)
青春的咏叹	(39)
怀念茶亭	(42)
童年的码头	(46)
南窗断想	(48)

文 坛 琴 曲

她就是龙应台	(53)
--------------	------

“书人随笔”活潇园	(56)
认识张晓风	(59)
画苑文坛两“凤凰”	(62)
周谷城先生的“痛语”	(68)
缅怀王子野先生	(71)
书信中的三毛	(76)
附插页：三毛书简	
与君安坐吃“擂茶”	
——汪曾祺印象	(83)
恨难同再对“擂茶”	
——忆汪曾祺	(88)
潇潇春雨悼张弦	(92)
沉船礼赞	(96)
东瓜山上一诗翁	(102)
湘学复兴导师邓湘皋	
——《南村草堂诗抄》漫笔	(105)
不可多写的挽联	(121)

艺苑清芬

印 缘	(129)
墨 缘	(137)
有老声华蜚艺林	
——《钱君匋装帧艺术》前言	(141)
钱君匋的篆刻艺术	(149)
画品·书品·人品	
——《莫立唐书画集》小引	(158)

笔顽如铁，神见于奇	
——赖少其和他的书画	(163)
奇珍原自采山林	
——邓一闲的根芻艺术	(168)
大雁塔下徘徊的艺术精灵	(173)
冰翁赠画	(180)
印章艺术琐谈	(183)
闲话“闲章”	(186)

编 林 撷 叶

编林漫笔	(191)
陈国凯《摩登阿 Q》跋	(196)
“书缘”之缘	(199)
《瞬息京华》编者赘言	(202)
编辑也有难处	(206)
一生低首向唐诗	(209)
唐诗的今译与鉴赏	
——《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序	(214)
《新编唐诗三百首今译鉴赏》前言	(219)
《今评新注古典文学珍丛》开卷刍言	(223)
爱情和友谊的花蕾	
——《当代爱情友情诗三百首》序	(226)
诗歌与青春长在	
——《青春诗历》编后随谈	(236)
“通俗文学”质疑	(243)
把不该戴的桂冠摘下来	(246)

在古书今译热的面前·····	(248)
分羹·滥造·魔方·····	(251)
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学者邓湘皋·····	(254)
死于文字狱的出版家兄弟·····	(263)

杯边记读

小凤仙与“历史题材”·····	(269)
龙应台的“面具”·····	(273)
杯边记读·····	(276)
吴丈蜀书怀甬亭联·····	(279)
漫谈古籍·····	(282)
湖湘诗歌总集漫谈·····	(286)
倔强、自信的树·····	(290)
难得“糊涂”·····	(293)
从蔡元培所想起的·····	(298)
莫写不应写的文章·····	(301)
让“假话国”在笑声中轰毁 ——喜看《喜脉案》·····	(304)
新春扫兴·····	(307)
《信息大全》还是“骗术大全”·····	(310)
为西施鸣不平·····	(313)
此林雪不是彼林雪·····	(315)
散文诗断想·····	(318)
说“谈天”·····	(321)
后记·····	(323)

屐
痕
旧
梦